



金瓶梅

张恨水
著

【下卷】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金世新

【下卷】

张恨水
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粉世家/张恨水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8

ISBN 978-7-5354-3808-9

I. 金… II. 张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0472 号

策 划:尹志勇

责任编辑:曾 莉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http://www.cjlap.com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45.625 插页:2

版次: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014 千字

定价:68.00 元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第五十七回

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
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

清秋一人到了自己屋子里时，只有李妈在这里，刘妈也去赶热闹去了。想到外边热闹，越觉得这里清静。她一人坐着，不觉垂了几点泪。却又不敢将这泪珠让人看见，连忙要了热水洗了一把脸，重新扑了一点粉。但是心事究竟放不下去，一个人还是默默地坐着。恰好燕西跑了过来拿钱，看见清秋这种样子，便道：“傻子，人家都找玩儿去了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闷？走！打牌去。”说着，就来拉清秋的手。清秋微笑道：“我不去，我不会打牌，我吃多了油腻东西，肚子里有些不舒服。”燕西一把托了清秋的下巴额，偏着头对她脸上望了一望，指着她笑道：“小东西，我看出来了。你想起家来了，是不是？”说着，就改着唱戏腔调道：“我这头一猜……”清秋笑道：“猜是猜着了，那也算是你白猜。”燕西道：“我有一个法子，马上让你回去看伯母去，说出来了，你怎样谢我？”说时，一直问到清秋脸上来，清秋身子一低，头一偏道：“不要废话了。”燕西道：“你以为我骗你吗？我有最好一个法子呢！现在不过十点钟，街上今晚正是热闹，我就说同去逛逛去，咱们偷偷地回你们家里去一趟，有谁知道？”清秋道：“是真的吗？闹得大家知道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燕西道：“除了我，就是你，你自己是不会说，我当然也是不能说。那么，哪里还有第三个人说出来呢？不过我若带你回了家，你把什么来谢我呢？”清秋道：“亏你还能说出这种乘人于危的话！我的母亲，也是你的岳母，她老人家一个人，在家里过那寂寞的三十晚，你也应当去看看。再说，她为什么今年过年寂寞起来哩？还不是为了你。”燕西笑着拱拱手道：“是是！我觉悟了。你穿上大衣罢，我这就陪你去。”清秋这一喜自是非凡，连忙就换上衣服，和燕西轻悄悄地走出来。只在门房里留了话，说是街上逛逛去。门口的熟车子也不敢坐，一直到了大街上，才雇了两辆车，飞驰到落花胡同来。

燕西一敲门，韩观久便在里面问是谁，清秋抢着答应道：“妈爹，是我回来了。”韩观久道：“啊哟！我的大姑娘！”说时，哆里哆嗦，就把大门开了，门里电灯下，照着院子里空荡荡的。清秋早是推门而入，站在院子里，就嚷了一声妈。冷太太原是踏着旧毛绳鞋，听了一声妈，赶快迎了出来；把一双鞋扔在一边，光了袜子底，走到外面屋子里来。等不及开风门，在屋子里先就说道：“孩子。”清秋和燕西一路进了屋来，冷太太眯眯地笑了，说道：“这大年夜怎么你两人来了？”清秋笑道：“家里他们都打牌，他要我到街上来看今晚的夜市。我说妈一人在家过年，他就说来看你。”冷太太道：“也不是一个人，你舅舅刚走



呢。”清秋看家里时，一切都如平常，只是堂屋里供案上，加了一条红桌围。冷太太这才觉得脚下冰凉，笑着进房去穿鞋。燕西夫妇，也就跟着进来了。这一看，屋子里正中那一盏电灯，拉到一边，用一根红绳，拉在靠墙的茶几上。茶几上放着一个针线藤簸箕，上面盖了两件旧衣服。想到自己未来之前，一定是母亲在这里缝补旧衣服，度这无聊的年夜，就可想到她刚才的孤寂了。右边一只铁炉子，火势也不大，上面放了一把旧铜壶，正烧得咕嘟咕嘟地响，好像也是久没有人理会。便道：“舅舅怎么过年也不在家里呆着？乳妈呢？”韩妈穿了一件新蓝布褂，抓髻上插了一朵红纸花，一掀帘子，笑道：“我没走开，听说姑娘回来了，赶着去换了一件衣服。”燕西笑道：“我们又不是新亲戚过门，你还用上这一套作什么？”韩妈笑道：“大年下总得取个热闹意思。”说着，她又去了一会子工夫，她就把年果盒捧了来。燕西道：“嘿！还有这个！”于是对清秋一笑道：“今年伯母的果盒，恐怕是我们先开张了。”冷太太听说，也是一笑。这也不懂什么缘故，立刻心里有一种乐不可支的情景，只是说不出来。韩妈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乐的事，她也是笑嘻嘻的，在桌底下抽出一条小矮凳子，在一边听大家说话。坐了一会子，她又忙着去泡青果茶，煮五香蛋，一样一样地送来。清秋笑道：“乳妈这作什么？难道还把我当客？”韩妈道：“姑娘虽然不是客，姑爷可是客啊。难得姑爷这样惦记太太，三十晚上都来了。我看着心里都怪乐的，要是不弄点吃的，心里过得去吗？”她这样一说，大家都笑了。说说笑笑，不觉到了一点多钟。清秋笑着对燕西道：“怎么样？我们要回去了吧？”燕西道：“今天家里是通宵有人不睡的，回去晚一点儿不要紧。”冷太太道：“这是正月初一时候了，回去罢，明天早一点儿来就是了。”清秋笑道：“妈还让我初二来吗？”冷太太笑道：“是了，我把话说漏了，既然现在是正月初一的时候，为什么初一来，又叫明天哩？不要说闲话了，回去罢，你这一对人整夜地在外头，也让亲母太太挂心。”清秋也怕出来过久，家里有人盘问起来了，老大不方便。便道：“好！我们回去罢，我们去了，妈早点安歇，明天我们来陪你老人家逛厂甸。”于是就先起身，燕西跟在后面，走出门来，依然雇了人力车，一径回家。

金家上上下下的，这时围了不少的人在大厅外院子里，看几个听差放花爆花盒子。燕西走到院子走廊圆门下，笑着对清秋道：“差一点儿没赶上。”玉芬也就靠了走廊下一根圆柱子，在看放花爆，一见燕西，就笑道：“你小两口子，在哪儿来，弄到这般时候回家。”清秋最是怕这位三嫂子厉害，不料骑牛撞见亲家公，偏是自己回来晚了，又是让她发现的。当然心里一阵惶恐，脸上就未免一阵发热，先就一笑道：“他见你们打牌没有他一角，他就想起了我，就硬拉着我去逛街，我不能不跟他去。把我两只脚，走得又酸又痛。”说时，弯着腰，捶着两腿。燕西也笑道：“你真无用，走几步路，就会累得这样。”清秋也不和他多辩，就到人丛里面去了。燕西站在玉芬身边，未曾走开，玉芬道：“你小两口儿，感情倒是不错，这样夜深，还有兴致逛街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们玩的地方，我们不够资格哩。”玉芬将嘴一撇道：“干吗呀？这样损我们。”燕西正要接着说时，那花盒子正放到百鸟投林的一幕，几千百只火鸟，随着爆竹声，四围乱射。大家哄地一阵笑，都向后退。一个大火星，斜刺里向玉芬耳鬓射来，吓得玉芬哎呀一声，向后一缩。不是燕西拉着她的手胳膊，她几乎摔倒在地下。玉芬站定了笑道：“这花盒子是谁放的？有这样一档子，事先也不告诉人，吓了我这样一大跳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用手去抚理额角前的那一段的头发。她似乎有些难为情，不等花爆放完，她就走开了。当天晚上，燕西到处赶着热闹，并未把这层事留意。及至过了这天，又是大正月里，大家赶着这儿玩，那儿闹，更不会把三十晚上那一节

小事为念了。

这日是正月初四，燕西在家里打了一天小牌，到了下午，闷得慌，也不知道哪儿去玩好。这几天戏园子是不把戏名写上戏报的，都是吉祥新戏。你真要到戏园子里去撞撞看，就会撞到一些清淡无味的吉祥戏，白花了钱。要去看电影吧？这些日子，又没有报，也没有电影广告，不知道演的是什么片子。索性哪儿也不去玩，跑到屋子里来闲呆着。清秋道：“该玩的时候，又不去玩了。”燕西道：“你叫我去玩，这是第一次了。”清秋道：“并不是我催你去玩，你哪儿也不去，老守在屋子里，是会让人家笑话的。”燕西笑道：“原来为此。我实在是找不着玩意。”清秋道：“你不是说带我到华洋饭店去看化装跳舞的吗？”燕西道：“那要到星期六呢。”说时连忙站起来，看桌上大玻璃罩里的旋轮日历，今天可不是星期六！因笑道：“不是你提起，我倒把这个机会错过了。别在家里吃饭了，我们一块儿到饭店里吃去。”清秋笑道：“你就是这样胡忙，你常对我说，跳舞要到十点钟才会热闹，去得那早作什么？”燕西道：“那我就先躺一会，回头好有精神跳舞。”清秋笑道：“好罢，回头我要看你那灵活的交际手段了。”燕西很是高兴，本想还多邀家中几个人一块儿去的，可是一到了下午，各人都预定玩的方针了，一个伴都邀不着。到了晚上九点多钟，有一辆送人上戏园子的汽车，打戏园子开回来。燕西夫妇便坐到华洋饭店去，分付汽车夫，把听戏的人接回家了，再上华洋饭店去接自己。清秋因为从小不懂跳舞，没有和燕西到这地方来过，今晚是破题儿第一遭，少不得予以注意。

进了饭店大门，早有一个穿黑呢制服的西崽，头发梳得光而且滑，像戴了乌缎的帽子一般，看着燕西来了，笑着早是弯腰一鞠躬。燕西穿的是西装，顺手在大衣袋里一掏，就给了那西崽两块钱。左手一拐，是一个月亮门，垂着绿绸的帷幔。还没有走过去，就有两个西崽掀开帷幔。进去一看，只见一个长方形屋子，沿了壁子，挂着许多女子的衣服和帽子，五光十色，就恍如开了一家大衣陈列所一般。燕西低声道：“你脱大衣罢。”清秋只把大襟向后一掀，早就过来两个人，给她轻轻脱下，这真比家里的听差，还要恭顺得多。由女储衣室里出来，燕西到男储衣室脱了衣帽，二人便同上大跳舞厅。那跳舞厅里电灯照耀，恍如白昼，脚底下的地板，犹如新凝结的冰冻，一跳一滑。厅的四周，围绕着许多桌椅，都坐满了人，半环着正面那一座音乐台。那音乐台的后方，有一座彩色屏风，完全是一只孔雀尾子的样子，七八个俄国人都坐在乐器边等候。燕西和清秋拣了一副座位同坐下，西崽走过来，问了要什么东西，一会子送了兩杯蔻蔻来。立刻那白色电灯一律关闭，只剩下紫色的电灯，放着沉醉的亮光。音乐奏着紧张的调子，在音乐台左方，拥出一群男女来。这些人有的穿了戏台上长靠，有的穿了满清朝服，有的装着宫女，有的装着满洲太太。最妙的是一男一女扮了大头和尚戏柳翠，各人戴了个水桶似的假头，头上画的眉毛眼睛，都带一点清淡的笑容，一看见那样，就会令人失笑。在座的人，一大半都站将起来跳舞，那两个戴了假脑袋的，也是搂抱着跳舞，在人堆里挤来挤去。那头原是向下一套，放在肩膀上的，人若一挤，就会把那活动的脑袋，挤歪了过去，常常要拿手去扶正。跳舞场上的人，更是忍笑不住。清秋笑道：“有趣是有趣，大家这么放浪形骸地闹，未免不成体统。”燕西道：“胡说，跳舞厅里跳舞，难道和你背礼记孝经不成？”清秋道：“警方说罢，这里面自然有许多小姐太太们，平常人家要在路上多看她一眼，她都要不高兴，以为人家对她不尊重。这会子化装化得奇形怪状，在人堆里胡闹，尽管让人家取笑，这就不说人家对她不尊重了。”燕西低着声音道：“傻子，不要说了，让人家听见笑话。”清秋微笑了一



笑,也就不作声了。头一段跳舞完了,音乐停止,满座如狂地鼓了一阵掌,各人散开。

距离燕西不远的地方,恰好有一个熟人,这熟人不是别个,就是鹤荪的女友曾美云小姐,和曾美云同座的,还有那位鼎鼎大名的舞星李老五。燕西刚一回转头,那边曾李二位,已笑盈盈站起来点了一个头。燕西只好起身走过去,曾美云笑道:“同座的那位是谁?是新少奶奶吗?”燕西笑道:“小孩子不懂事。但是我可以给你二位介绍一下。”说着,对清秋点了点头,清秋走过来一招呼,曾美云看她如此年轻,便拉在一处坐。曾美云笑道:“七爷好久不到这里来了,今天大概是为了化装跳舞来的,不知七爷化的是什么装?”燕西道:“今天我是看热闹来的,并不是来跳舞的。”曾美云笑道:“为什么呢?”说这话时,眼光向清秋一溜,好像清秋不让他跳舞似的。燕西道:“既然是化装跳舞,就要化装跳舞才有趣,我是没有预备的。”李老五道:“这很容易,我有几个朋友预备不少的化装东西。七爷要去,我可以介绍。”清秋笑道:“李五小姐既要你去化装,你就试试看。”燕西也很懂清秋的意思,就对李老五道:“也好。这个舞伴,我就要烦李五小姐了,肯赏脸吗?”李老五眼睛望了清秋笑道:“再说罢。”清秋笑道:“我很愿看看李五小姐的妙舞呀,为什么不赏脸呢?”李老五点点头,来不及说话,已引着燕西走了。到了那化装室里,李老五和他找一件黄布衫,一顶黄头巾,一个土地公的假面具,还有一根木拐杖。李老五笑道:“七爷,你把这个套上,你一走出舞厅去,你们少奶奶,都要不认得呢。”燕西道:“你呢?不扮一个土地婆婆吗?”李老五道:“呸!你胡说,你现在还讨人的便宜。”燕西道:“现在为什么不能讨便宜呢?为的是结了婚吗?这倒让我后悔,早知道结了婚就不得女朋友欢喜的,我就不结婚了。”李老五笑道:“越说越没有好的了,出去罢。”燕西真个把那套土地爷的服装穿起来。李老五却披了一件画竹叶的白道袍,头上戴着白披风,成一个观音大士的化装。外面舞厅里音乐奏起来,她和燕西携着手,就走到舞伴里面去了。

燕西在人堆里混了一阵,取下假面具。当他取下面具时,身边站的一个女子,化为一个魔女的装束,戴了一个罩眼的半面具。她也取下来了。原先都是戴了面具,谁也不知道谁。现在把面具取下来,一看那女子,不是别人,却是白秀珠。燕西一见,招呼她是不好,不招呼她也是不好,连忙转身去,复进化装室。把化装的衣服脱了,清秋也是高兴,跟到化装室来。燕西笑道:“你跑来作什么?一个人坐在那里有些怕吗?”清秋道:“凭你这一说,我成了一个孩子了,我也来看看,这里什么玩意?”燕西脱下那化装的衣服,连忙挽着清秋的手,一路出去。到了舞厅里,恰好秀珠对面而来。她看见燕西搀了一个女子,知道是他的新夫人,一阵羞恨交加,人几乎要晕了过去。这会子不理人家是不好,理人家更是不好,人急智生,就在这一刹那间,她伸手一摸鬓发,把斜夹在鬓发上的一朵珠花堕落在地板上。珠花一落地上,马上弯着腰下去捡起来。她弯下去特别地快,抬起头来,却又非常之慢,因此一起一落,就把和燕西对面相逢的机会,耽误过去。燕西也知其意,三脚两步地就赶到了原坐的座位上来。清秋不知这里面另含有缘故,便道:“你这是什么回事?走得这样快。这地板滑得很,把我弄摔倒了,那可是笑话。”燕西强笑道:“好久不跳舞,不大愿意这个了。我看这事没有多大趣味,你以为如何?我要回去了。”清秋微笑道:“我倒明白了。大概这里女朋友很多,你不应酬不行,应酬了又怕我见怪,是也不是?这个没有关系,你爱怎么应酬,就怎么应酬,我决不说一个不字。”她原是一句无心的话,不料误打误撞的,正中燕西的心病,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热,红齐耳根。清秋哪知这里有白秀珠在场,却还是谈笑自若,看到燕西那种情形,笑道:“你只管坐下罢,待一会儿再走,来

一趟很不容易,既然来了,怎又匆匆地要走?”燕西除了说自己烦腻而外,却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可说,笑道:“你倒看得很有味吗?那末,就坐一下子罢。”他这样说着,原来坐在正对着舞场的椅子上,这时却坐到侧边去。清秋原不曾留意,所以并不知道。只是白秀珠的座位,相隔不远,却难为情了,回去好呢,不回去好呢?回去是怕这里的男女朋友注意,若是不回去,更不好意思对着燕西夫妇。因此搭讪着有意开玩笑,只管把那半截假面具,罩住了眼睛。那李老五却看出情形来了,低了头把嘴向燕西这边一努,却对曾美云笑道:“今天这里另外还有一幕哑剧,你知道不知道?”曾美云道:“你不是说的小白吗?她不在乎的。”李老五道:“虽然不在乎,她和金老七从前感情太好了,如今看到人家成双作对,她的爱人却和别人在一处,心里怎么不难受呢?”两人头就着头,说了又笑,笑了又向燕西桌上望望,又向对面望望。清秋对于李老五那种浪漫的情形,多少有一点注意,见了她俩只管看过来,看过去,就未免向对面看了一眼。见那里有一位小姐,面上还戴了假面具。燕西只管脸朝了这边,总不肯掉过去。清秋就问他道:“对面那位漂亮的小姐是谁?”燕西回头看了一眼道:“我也不知道是谁,但是她罩着半边脸呢,你怎样知道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姐?”清秋道:“若不是漂亮,她为什么把脸罩住,怕人看见呢?”燕西道:“是漂亮的,要露给人看才有面子,为什么倒反而罩住呢?”清秋道:“管她漂亮不漂亮,我问她是谁?你怎样不答复?”燕西想了一想,微笑道:“这倒也用不着瞒你,不过在这里不便说,让我回去再告诉你罢。”清秋抿嘴一笑道:“我就知道这里面有缘故呢。”燕西在这里说话,白秀珠在那边看见,也似乎有点感觉了,不多大会,她已起身走了。燕西见她起身已走,犹如身上轻了一副千百斤的担子,干了半身汗,掉过身子来,对着外坐了。自己虽没有继续跳舞,但是听了甜醉的音乐,看了滑稽的舞伴,也就很有趣,就不说走了。

燕西坐了一会,回头一看李老五、曾美云却不见了,心想,她莫不是到饮料室休息去了,找他们说笑两句也好。于是笑着对清秋道:“你坐会,我到楼上去,找一个外国朋友去。”清秋笑道:“是男的还是女的呢?”燕西道:“哪里那么多女朋友?”这一句话说完,他就起身走开。华洋饭店的饮料室和跳舞厅相距得很远,燕西从前常和舞伴溜到这里来的。燕西推开门进去,却不见有多少人,靠近窗户,坐了一个女子,回过头来,正是白秀珠。双方相距得很近,要闪避就闪避不及了,只得点了头笑道:“过年过得好啊?”秀珠本想不理他,但是人家既然招呼过来了,总不能置之不理,便点了头,笑道:“好!七爷也过年好哇?”在这一刹那之间,她觉得人家追寻而来,就让他坐下,看他说些什么。燕西既招呼了她,不能不和她在一桌子边坐下。秀珠手上正拿了一只玻璃杯子,在掌心里转着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燕西顷刻之间也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,和秀珠对面坐着,先微微咳嗽两声,然后说道:“我们好久不见了。”秀珠依旧低了头,鼻子哼了一声。心里正有一句要说,抬头一看,曾美云和李老五两人进来了。秀珠和燕西,都难为情到了万分,不知道怎样好。曾美云、李老五也愣住了,觉得这样一来,有心撞破了人家的约会,也是难为情。一刻工夫,四副面孔,八只眼珠,都呆住了。还是秀珠调皮一点,站起来笑道:“真巧,我一个人来,一会儿倒遇着三个人了。一块儿坐罢,我会东。”曾美云和李老五见她很大方的样子,也坐过来。燕西走又不是,坐又不是,只好借着向柜台边打电话叫家里开汽车来,并不回头就这样走了。

到了舞厅上,清秋问道:“你的朋友会到了吗?”燕西道:“都没有找着,我觉得这里没有多大意思,我们回去罢。车子也就快来了。”清秋对燕西一笑,也不说什么,又坐十五分



钟,西崽来说,宅里车来了。燕西递过牌子去,向外面走,走到半路上,就有两个西崽一人提了一件大衣和他们穿上。燕西穿上衣服,在衣袋里一掏,掏出两张五元钞票,一个西崽给了一张。西崽笑着鞠躬道:“七爷回去了。”燕西点头哼了一声,出门坐上车。清秋道:“你这个大爷的脾气,几时才改?”燕西道:“又是什么事,你看不过去?”清秋道:“你给那储衣室茶房的年赏为什么给到十块钱?”燕西笑道:“你这就是乡下人说话。这种洋气冲天的地方,有什么年和节?我们哪一回到储衣室里换衣服,也得给钱的。”清秋道:“都是给五块一次吗?”燕西道:“虽不是五块一次,至少也得给一块钱,难道几毛钱也拿得出手不成?”清秋道:“你听听你这句话,是大爷脾气不是?既给一块钱也可以,两个人给两块钱就是了,为什么要给十块呢?三十那天,你是那样着急借钱,好容易把钱借来了,你就是这样胡花。”燕西将嘴对前面汽车夫一努,用手捶了清秋的腿两下。清秋低了声音笑道:“你以为底下人不知道七爷穷呢?其实底下人知道的,恐怕比我还要详细得多,你这样真是掩耳盗铃了。”燕西将手一举,侧着头,笑着行了个军礼。清秋笑道:“看你这种不郑重的样子。”燕西怕她再向下说,掉过头去一看,只见马路上的街灯流星似的,一个一个跳了过去。燕西敲着玻璃板道:“小刘,怎么回事?你想吃官司还是怎么着,车子开得这样地快。”小刘道:“你不知道,大爷在家里等着要车子呢。今天晚上,我跑了一宿了。”燕西道:“都送谁接谁?”小刘道:“都是送大爷接大爷。”他说着话,就拼命地开了车跑,不多大一会儿工夫,就到了家。

燕西记挂凤举跑了一晚,或者有什么意味的事,就让清秋一个人进去。叫了小刘来问:“大爷有什么玩意?”小刘道:“哪里有什么玩意?和那边新少奶奶闹上别扭了。先是要一块儿出去玩儿,也不知为什么,在戏园子里绕了一个弯就跑出来。出来之后,一同到那边,就送大爷回来。回来之后,大爷又出去,出去了又回来,这还说要去呢。”燕西道:“那为什么?跑来跑去,发了疯了吗?”小刘道:“看那样子,好像大爷拿着什么东西,来去掉换似的。”燕西道:“大少奶奶在家不在家?”小刘道:“也出去听戏去了,听说三姨太太请客呢。”燕西笑道:“这我就明白了。一定是他们在戏园子里碰到,大爷不能奉陪,新少奶奶发急了,对不对?”小刘笑道:“大概是这样,不信你去问他看。”燕西听了,这又是一件新鲜的消息,连忙就走到凤举院子里来。

第五十八回

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
严父噬豚犬忿欲分居

这个时候，凤举正将一件大衣搭在手上，就向外走。燕西道：“这样夜深，还出去吗？戏园子里快散戏了。”凤举道：“晚了吗？就是天亮也得跑。我真灰心！”燕西明知道他的心事，却故意问道：“又是什么不如意，要你这样发牢骚？”凤举道：“我也懒得说，你明天就明白了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就告诉我一点，要什么紧呢？”凤举道：“上次你走漏消息，一直到如今，事情还没了，你大嫂是常说，要打上门去。现在你又来惹祸吗？好在这事要决裂了，我告诉你也不要紧。这回晚香和我大过不去，我决计和她散场了。”燕西道：“哦！你半夜出去，就为的是这个吗？又是为什么事起的呢？”凤举道：“不及芝麻大的一点儿事，哪里值得上吵。她要大闹，我有什么法子呢？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向外走。燕西知道他是到晚香那里去，也不追问他，回头再问小刘，总容易明白，且由他去。凤举走到门口，小刘早迎上前来，笑道：“大爷还出去吧？车子我就没有敢开进来。”凤举道：“走走走，不要废话。”说时眉毛就皱了起来。小刘见大爷怒气未消，也不敢多说话，自去开车。凤举坐上车去一声也不言语，也不抬头，只低了头想心事。一直到了小公馆门口，车子停住，走下车去，手上搭着的那一件大氅，还是搭在手上。走到上房，只有晚香的卧室放出灯光，其余都是漆黑的。外面下房里的老妈子，听到大爷的声音，一路扭了灯进来。凤举看见，将手一摆道：“你去罢，没有你的事。”老妈子出去了，凤举就缓缓走到晚香屋子里来。只见她睡在铜床上，面朝着里。床顶上的小电灯，还是开着。枕头外角，却扔下了一本鼓儿词，这样分明未曾睡着，不过不愿意理人，假装睡着罢了。因道：“你不是叫我明天和你慢慢地说吗？我心里搁不住事，等不到明天，你有什么话，就请你说。”晚香睡在床上，动也不一动，也不理会。凤举道：“为什么不作声呢？我知道，你无非是说我对你不住。我也承认对你不住。不过自从你到我这里来以后，我花了多少钱，你总应该知道。你所要的东西，除非是力量办不到的，只要可以想法子，我总把它弄了来。而且我这里也算一份家，一切由你主持，谁也不来干涉你，自由到了极点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也没有别的话说，我要怎样做，才算对得住你？你若是说不出所以然来，就算你存心挑眼。天下没有一百年不散的筵席，那算什么？若是不愿意的话，谁也不能拦谁，你说，我究竟是哪一件事对你不住？”晚香将被一掀，一个翻身，坐了起来，脸上板得一点儿笑容没有。头一偏道：“散就散，那要什么紧？可是不能糊里糊涂地就这样了事。”凤举冷笑道：“我以为永远就不理我呢，这不还是要和



我说话？”晚香道：“说话要什么紧？打官司打到法庭上去，原被两告，还得说话呢。”凤举静默了许久，正着脸色道：“听你的口音，你是非同我翻脸不可的了。我问你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”晚香道：“你倒问我这话吗？你讨我不过几个月，说的话你不应该忘记。你曾说了，总不让我受一点委屈的。不然，我一个十几岁的人，忙些什么，老早的就嫁给人做姨太太？我起初住在这里，你倒也敷衍敷衍我，越来越不对，近来两三天只来一个照面，丢得我冷冷清清的，一天到晚在这里坐牢似的，我还要怎样委屈？这都不说了，今天包厢看戏，也是你的主意，我又没和你说，非听戏不可。不料一到了戏园子里，你就要走，缩头缩脑，作贼似的。你怕你的老婆娘，那也罢了，为什么还要逼我一块儿走。有钱买票，谁也可以坐包厢。为什么有你怕的人在那里，我听戏都听不得？难道我在那里就玷辱了你吗？或者是我就会冲犯了她呢？”凤举道：“嘿！我这是好意啊，你不明白吗？我的意思，看那包厢里，或者有人认得你，当面一告诉了她……”晚香踏了拖鞋走下床，一直把身子挺到凤举面前来道：“告诉她又怎么样？难道她还能够叫警察轰我出来，不让我听戏吗？原来你果然看我无用，让我躲开她，好哇！这样地瞧我不起。”凤举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难道我那样顾全两方面，倒成了坏意吗？”晚香道：“为什么要你顾全？不顾全又怎么样？难道谁能把我吃下去不成？”凤举见她说话，完全是强词夺理，心里真是愤恨不平。可是急忙之中，又说不出个理由来，急得满脸通红，只是叹无声的气。晚香也不睬他，自去取了一根烟卷，架了脚坐在沙发椅上抽着。用眼睛斜看了凤举，半晌喷出一口烟来，而且不住地发着冷笑。凤举道：“你所说的委屈就是这个吗？要是这样说，我只有什么也不办，整天地陪着你才对了。”晚香将手上的烟卷，向痰盂子里一扔，突然站了起来道：“屁话！哪个要你陪？要你陪什么？你是一年不到这儿来，也不要紧，天下不会饿死了多少人，我一样地能找一条出路。你半夜三更地跑来为什么？为了陪我吗？多谢多谢！我用不着要人陪，你可以请便回去。”凤举被她这样一说，究竟有些不好意思。便道：“谁来陪你？我是来问你，今天究竟为了什么事，要和我闹？问出原因来，我心里安了，也好睡得着觉。”晚香道：“没有什么事，就是这种委屈受不了，你给我一条出路。”凤举先听了她要走的话，还是含糊，不肯向下追问。现在晚香正式地说了出来，不容不理。便冷笑一声道：“哦！原来为此，好办。”说毕，站起来，随手把搭在椅背上的大衣拿起。晚香道：“要走就请快一点，这里没有多少人替你大爷二爷候门。”凤举道：“我自然会走，还要你催什么？”晚香道：“不要走吧！仔细我今天晚上就偷跑了，你这儿还有不少的东西呢。你今天晚上是不放心，来看形势的，我不知道吗？老实告诉你，我没有那样傻，我是来去明白，要好好地走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冷笑一声道：“真是要走的话，我还得见你们的老太爷老太太评理呢。大爷，你放心，你回家陪你那大奶奶去罢。”说时，将两手便要来推凤举。凤举将手一摔道：“好，好，好。”说着好字，人就一阵风地走出大门。小刘缩在门房，正围着炉子向火，只听得大门扑通一下响，跑了出来看时，凤举已经走出大门，开了车门，自己坐上车去。小刘看了这种情况，知道是大爷生气来着，这也用不着多问，马上上车，开了车就回家。凤举一路想着，孔夫子说的不错，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我实在糊涂，何必一时高兴，讨上这样一个人，平空添了许多麻烦？家庭对我一片怨言，这一位对我也是一片怨言。真是我们家乡所谓，驼子挑水，两头不着实。我去年认识她后，认识她就是了，何必把她讨回来？讨回来罢了，何必这样大张旗鼓地重立什么门户？一路这样想着，只是悔恨交加。

后来到了家里，一看门口，电灯通亮，车房正是四面打开，汽车还是一辆未曾开进去。大概在外面玩的人，现在都回来了。凤举满腹是牢骚，就不如往日欢喜热闹。又怕自己一脸不如意的样子，让佩芳知道了，又要盘问，索性是不见她为妙。因此且不回房，走到父亲公事房对过一间小楼上去。这间小楼，原先是凤举在这里读书，金铨以声影相接，好监督他。后来凤举结了婚，不读书了，这楼还是留着，作为了一个告朔之饩羊。凤举一年到头也不容易到这里来一回。这时他心里一想，女子真是惹不得的，无论如何，总会乐不敌苦。从今以后，我要下个决心，离开一切的女子，不再作这些非非之想了。他猛然间有了这一种觉悟，他就想到独身的时代常住在小楼，因此他毫不踌躇，就上这楼来。好在这楼和金铨的屋子相距得近，逐日是打扫干净的。凤举由这走廊下把电灯亮起，一直亮到屋子里来。那张写字台，还是按照学者读书桌格式，在窗子头斜搁着。所有的书，还都放在玻璃书格子里，可是门已锁了，拿不出书来。只有格子下面那抽屉还可打开，抽出来一看，里面倒还有些零乱无次的杂志。于是抽了一本出来，躺在皮椅子上来看。这一本书，正是十年前看的幼年杂志，当年看来，是非常有味，而今看起来，却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哪里看得下去？扔了这一本，重新拿一本起来，又是儿童周刊，要看起来，更是笑话了。索性扔了书不看，只靠了椅子坐着，想自己的事。自己初以为妓女可怜，不忍晚香那娇弱的人才，永久埋在火坑里，所以把她娶出来。娶出来之后，以她从前太不自由了，而今要给她一个极端的自由。不料这种好意，倒让人家受了委屈，自己不是庸人自扰吗？再说自己的夫人，也实在太束缚自己了，动不动就以离婚来要挟。一来是怕双亲面前通不过，必要怪自己的。二来自己在交际上，有相当的地位，若是真和夫人离了婚，大家要哗然了。尤其是中国官场上，对于这种事，不能认为正当的。三来呢，偏是佩芳又怀了孕，自己虽不需要子女，然而家庭需要小孩，却比什么还急切。这样的趋势，一半是自己做错了，一半是自己没有这种勇气可以摆脱。设若自己这个时候，并没有正式地结婚，只是一个光人，高兴就到男女交际场上走走，不高兴哪一个女子也不接近。自己不求人，人家也挟制不到我。现在受了家里夫人的挟制，又受外面如夫人的挟制，两头受夹，真是苦恼。自己怎样迁就人家，人家也是不欢喜，自己为了什么？为了名？为了利？为了欢乐？一点也不是！然则自己何必还苦苦周旋于两头之间？这样想着，实在是自己糊涂了，哪里还能怪人？尤其是不该结婚，不该有家庭，当年不该读书，不该求上进，不该到外国去，想来想去，全是悔恨。想到这里，满心烦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解释胸中这些块垒。一个人在楼上，只有酒能解闷，不如弄点酒来喝罢。于是走下楼去，到金铨屋里按铃。上房听差，听到总理深夜叫唤，也不知道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伺候金铨杂事的赵升便进来了。一进房看见是凤举，笑道：“原来是大少爷在这里。”凤举道：“你猜不到吧？你到厨房里去，叫他们和我送些吃的来。不论有什么酒，务必给我带一壶来。”赵升笑道：“我的大少爷，你就随便在哪儿玩都可以，怎么跑到这里来喝酒？”凤举道：“我在这里喝酒，找骂挨吗？对面楼上，是我的屋子，你忘了吗？”赵升一抬头，只见对面楼上，灯火果然辉煌。笑道：“大爷想起读书来了吗？”凤举道：“总理交了几件公事，让我在这楼上办。明日就等着要，今晚要赶起来。我肚子饿了，非吃一点不可。”赵升听说是替总理办事，这可不不敢怠慢，便到厨房里去对厨子说，叫他们预备四碟冷荤，一壶黄绍，一直送到小楼上去。同时赶着配好了一只火酒锅子的材料，继续送去。凤举一人自斟自饮，将锅子下火酒烧着，望着炉火熊熊，锅子里的鲜汤，一阵阵香气扑鼻，更鼓起饮酒的兴趣。于是左手拿杯，右手将筷子挑了热菜，吃喝



个不歇。眼望垂珠络的电灯，摇了两腿出神。他想，平常酒绿灯红，肥鱼大肉，也不知道吃了多少，不觉有什么好胃口。像今晚上这样一个自斟自酌，吃得多么香，这样看起来，独身主义究竟不算坏，以后就这样老抱独身主义，妇女们又奈我何？不来往就不来往，离婚就离婚，看他们怎样？一个人只管想了出神，举了杯子喝一口，就把筷子捞夹热菜向嘴里一送。越吃越有味，把一切都忘了。黄绍这种酒，吃起来就很爽口，不觉得怎样辣，一壶酒毫不费力，就把它喝一个干净。酒喝完了，四碟冷荤和那锅热菜，都还剩有一半。吃得嘴滑，不肯就此中止。因之下楼按铃，把赵升叫来。不等他开口，先说道：“你去把厨子给我叫来，我要骂他一顿。为什么拿一把漏壶给我送酒来？壶里倒是有酒，我还没有喝得两盅，全让桌子喝了。”赵升笑道：“这是夜深，睡得糊里糊涂，也难怪他们弄不好。我去叫他们重新送一壶来就是了。”凤举听了这话，就上楼去等着，不一会儿，厨子又送了一壶酒来了。而且这一壶酒，比上一次还多些。凤举有点酒意了，心里好笑，我用点小计，他们就中了圈套了，这酒喝得有趣。于是开怀畅饮，又把那一壶酒，喝了一个干净。赵升究竟不放心，先在楼下徘徊了一阵，后来悄悄地走上楼，站在廊外，探头向里张望了几回，见凤举只喝酒，并没有像要做公事的样子。凤举一回头，见一个人影子在外面一晃，便问是谁？赵升就答应了一声，推门进去。凤举道：“酒又没有了，给我再去要一壶来。”说时，把酒壶举得高高的，酒壶底朝了天，那酒一滴一滴由酒壶嘴上滴到杯子里去。赵升笑道：“大爷还不睡吗？你别老往下喝了，你是要醉在这里，总理知道了，大家都不好。”凤举向赵升一瞪眼，拿着酒壶向桌上一顿，骂道：“有什么不好？大正月里，喝两杯酒也犯法吗？看你们这种谨小慎微的样子，实在是个忠仆。其实背了主子，你们什么事也肯干。喝酒？比喝酒重十倍的事，你们也做得有。主子能狂嫖浪赌，好吃好喝，你们才心里欢喜。用十块钱，你们至少要从中学个三块两块的。”赵升听了他这一套话，心里好个不欢喜。看看他的脸色，连眼睛珠子都带红了。不知道他是怒色，还是酒容，只得笑道：“你怎样了？大爷。”凤举一放筷子，站起身来，身子向后一晃，正要两手扶桌子时，一只手扑了空，一只手扶在桌沿上，把一双筷子按着竖起来，将一只杯子一挑，一齐滚到楼板上。他身子也站不住，向后一倒，倒在椅子上，椅子也是向后仰着一晃。幸得赵升抢上前一把扯住，不然，几乎连人和椅一齐倒下。这实在醉得太厉害了，夜半更深，闹出事来，可不是玩的！当时他上前将凤举搀住，皱眉道：“大爷，我叫你不要喝，你还说不会醉呢。现在怎么样了？依我说，你……”不曾说完，凤举向一旁一张皮椅上一倒，人就倒下去了。赵升一想，这要让他下楼回自己屋里去睡觉，已经是不可能，只好由他就在这里睡着。赶忙把碗筷收了下楼，擦抹了桌椅，撮了一把檀香末子，放在檀香炉子里点上，让这屋子添上一股香气，把油腥酒气解了。但是待他收拾干净了，已经是两点多钟了。楼上楼下，几盏电灯，兀是开放着。这样夜深电力已足，电灯是非常地明亮。这楼高出院墙，照着隔壁院子里，都是光亮的。

恰好金铨半夜醒来，他见玻璃窗外，一片灯光，就起身来看是哪里这样亮？及看到那是楼上灯光，倒奇怪起来，那地方平常白天还没有人去，这样夜深，是谁到那楼上去了？待要出来看时，一来天气冷，二来又怕惊动了人，也就算了。第二日一早起来，披上衣服，就向前面办公室里看去，见那玻璃窗子里，还有一团火光，似乎灯还有亮的。便索性扶了梯子走上楼去。只见小屋里，所有四盏电灯，全部亮上。凤举和衣躺在皮椅上，将皮褥子盖了，他紧闭了眼，呼都呼都嘴里向外呼着气。金铨俯着身子，看了一看他的脸色，只觉一股酒气向人直冲了过来，分明是喝醉了酒了。便走上前喊道：“凤举！你这是怎样了？”

凤举睡得正香,却没有听见。金铨接上叫了几句,凤举依然不知道。金铨也就不叫他了,将电门关闭,自下楼去。回到房里,金太太也起来了,金铨将手一撒道:“这些东西,越闹越不成话了,我实在看不惯。他们有本事,他们实行经济独立,自立门户去罢。”金太太道:“没头没脑,你说这些话作什么?”金铨叹了一口气道:“这也不能怪他们,只怪我们做上人的,不会教育他们,养成他们这骄奢淫逸的脾气。”金太太原坐在沙发上的,听了这些话,越发不解是何意思,便站起来迎上前道:“清早起来,糊里糊涂,是向谁发脾气?”金铨又叹了一口气,就把凤举喝醉了酒,睡在那楼上的话说了一遍。金太太道:“我以为有什么了不得的事,你这样发脾气,原来是凤举喝醉了酒。大正月里,喝一点酒,这也很平常的事,何至于就抬出教育问题的大题目来?”说着这话,脸上还带着一脸的笑容。金铨道:“就是这一点,我还说什么呢。他们所闹的事,比喝醉了胜过一百倍的也有呢。我不过为了这一件事,想到其他许多事情罢了。”于是按了铃叫听差进来,问昨晚是谁值班?大家就说是赵升值班。金铨就把赵升叫进来,问昨天晚上凤举怎样撞到那楼上去?赵升见这事已经闹穿了,瞒也是瞒不过去的,老老实实,就把昨晚上的事直说了。金太太听了,也惊讶起来,因道:“这还了得!半夜三更,开了电灯,这样大吃大喝。这要是闹出火烛来了,那怎样得了!赵升,你这东西,也糊涂。看他那样闹,你怎么不进来说一声?”赵升又不敢说怕大爷,只得哼了两声。金铨向他一挥手道:“去罢。”赵升背转身,一伸舌头走了。金铨道:“太太,你听见没有,他是怎样的闹法?我想他昨天晚上,不是在哪里输了一个大窟窿,就是在外面和妇女们又闹了什么事。因此一肚子委屈,无处发泄,就回来灌黄汤解闷。这东西越闹越不成话!我要处罚处罚他。”金太太向来虽疼爱儿女,可是自从凤举在外面讨了晚香以后,既不归家,又花销得厉害,也不大喜欢他了。心想,趁此,让他父亲管管,未尝不好,也就没有言语。

那边凤举一觉醒来,一直睡到十二点。坐起来一看,才知道不是睡在自己房里。因为口里十分渴,下得楼来,一直奔回房里,倒了一杯温茶,先漱一漱口,然后拿了茶壶,一杯一杯斟着不断地喝。佩芳在一边看报,已经知道他昨晚的事了,且不理睬。让他洗过脸之后,因道:“父亲找你两回了,说是那家银行里有一笔账目,等着你去算呢。”说毕,抿了嘴微笑。凤举想着,果然父亲有一批股票交易,延搁了好多时候未曾解决。若是让我去,多少在这里面又可以找些好处。连忙对镜子整了一整衣服,便来见父亲。这时金铨在太太屋子里闲话,看见凤举进来,望了他一下,半晌没有言语。凤举何曾知道父亲生气,以为还是和平常一样,有话要和他慢慢地说,便随身在旁边沙发上坐了。金太太在一边,倒为他捏了一把汗,又望了他一下。这一下,倒望得凤举一惊,正要起身,金铨偏过头来,向他冷笑一声。凤举心里明白,定是昨晚的事发作了,可是又不便先行表示。金铨道:“我以为你昨晚应该醉死了才对呢,今天倒醒了。是什么事,心里不痛快,这样拼命喝酒?”凤举看看父亲脸色,慢慢沉将下来,不敢坐了,便站起身来道:“是在朋友家里吃酒,遇到几个闹酒的。”金铨不等他说完,喝道:“你胡说!你对老子都不肯说一句实话,何况他人?你分明回来之后,和厨房里要酒要菜,在楼上大吃大喝起来,怎么说是朋友家里?你这种人,我看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的。我不能容你,你自己独立去。”金太太见金铨说出这种话来,怕凤举一顶嘴,就更僵了。便道:“没有出息的东西,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情,你给我滚出去罢。”凤举正想借故脱逃,金铨道:“别忙让他走,我还有话,要和他说一说。”凤举听到这话,只得又站住。金铨道:“你想想看,我不说你,你自己也不惭愧吗?你除了你自己

衙门里的薪水而外,还有两处挂名差事,据我算,应该也有五六百块钱的收入。你不但用不够,而且还要在家里公账上这里抹一笔,那里抹一笔。结果,还是一身的亏空。我问你,你上不养父母,下不养妻室,你的钱哪里去了?果然你凭着你的本领挣来的钱,你自己花去也罢了。你所得的事,还不全是我这老面子换来的?假若有一天,冰山一倒,我问你怎么办?你跟着我去死吗?这种年富力强的的人,不过做了一个吃老子的寄生虫,有什么了不得?你倒很高兴的,花街柳巷,花天酒地,整年整月地闹。你真有这种闹的本领,那也好,我明天写几封信出去,把你差事一齐辞掉,再凭你的能力,重新开辟局面去。”凤举让父亲教训了一顿,倒不算什么。只是父亲说他十分无用,除了父亲的势力就不能混事,心里却有些不服。因低了头,看着地下,轻轻说道:“家里现在又用不着我来当责任,在家里自然是闲人一样。可是在衙门里,也是和人家一样办公事。何至于那样不长进,全靠老人家的面子混差事?”金铨原坐着,两手一拍大腿,站了起来。骂道:“好!你还不服我说你无用,我倒要试试你的本领!”金太太一见金铨生气,生怕言词会愈加激烈,就拦住道:“这事你值得和他生气吗?你有事只管出去,这事交给我办就是了。”金铨道:“太太!你若办得了时,那就好了,何至于让他们猖狂到现在这种地步?”说毕,又昂头叹了一口气。这虽是两句很平淡的话,可是仔细研究起来,倒好像金太太治家不严,所以有这情形。要在平常,金太太听了这话,必得和金铨顶上几句。现在却因为金铨对了大儿子大发雷霆,若要吵起来,更是显得袒护儿子了。只好一声不言语,默然坐着。金铨对凤举道:“很好!你不是说你很有本领吗?从今天起,我让你去经济独立。你有能耐,做一番事业我看,我很欢迎。”说,将手横空一划,表示隔断关系的样子。接上把脸一沉道:“把佩芳叫来,当你夫妇的面,我宣告。”金太太只得又站起来道:“子衡,你能不能让我说一两句话?”金太太向不叫金铨的号,叫了号,便是气极了。金铨转过脸道:“你说罢!”金太太道:“你这种办法,知道的说你是教训儿子。不知道的,也不定造出什么是非,说我们家庭生了裂缝。你看我这话对不对?”金铨一撒手道:“难道尽着他们闹,就罢了不成?”金太太道:“惩戒惩戒他们就是了,又何必照你的意思捧出那个大题目来哩?”于是一转面向凤举道:“做儿子的人,让父亲生气,有什么意思?你站在这里做什么?还要等一个水落石出吗?还不滚出去!”凤举原是把话说僵了,抵住了,不得转弯。现在有母亲这一骂,正好借雨倒台,因此也不说什么,低了头走出去。心里想着,真是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。昨晚上在外面闹了一整晚,今天一醒过来,又是这一场臭骂。若不是母亲在里面暗中帮忙,也许今天真个把我轰出去了,都未可定呢。一路低了头,想着走回房去。佩芳笑道:“这笔银行里的债,不在少数呢。你准可以落个二八回扣。”凤举歪着身子向沙发椅上一倒,两只手抱了头,靠在椅子背上,先叹了一口气。佩芳微笑道:“怎么样?没有弄着钱吗?”凤举道:“你知道我挨了骂,你还寻什么开心?”佩芳道:“你还不该骂吗?昨天晚上让姨奶奶骂糊涂了,急得回家来灌黄汤。你要知道,酒是不会毒死人的。没奈姨奶奶何,要寻短见,还得想别个高明些的法子。话又说回来了,你也应该要这种的泼辣货来收拾你。平常我和你计较一两句,你就登台拜师似的,搭起架子,要论个三纲五常。而今人家逼得你笑不是,哭不是,我看你有什么法子?”凤举一肚子委屈,他夫人不但不原谅,冷嘲热讽,还要尽量挖苦。一股愤愤不平之气,由丹田直透顶门,恨不得抡起拳头,就要将佩芳一顿痛打。转身一想,这种人是一点良心都没有的,打她也是枉然,只当没有他们这些人,忍住一口气罢。佩芳见凤举不作声,以为他还是碰了钉子,气无可出,就不作声。这也不必去管他。

这一天，凤举伤了酒，精神不能复原，继续地又在屋子里睡下。一直睡到下午二点钟方才起来。这天意懒心灰，哪儿也不曾去玩。到了次日上午，父亲母亲都不曾有什么表示，以为这一桩公案，也就过去了。不多大一会儿，忽然得了个电话，是部里曾次长电话。说是有话当面说，可以马上到他家里去。这曾次长原也是金铨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物。金家这些弟兄们，都和他混得很熟，平常一处吃小馆子，一处跳舞。曾次长对于凤举，却不曾拿出上司的派头来。所以凤举得了电话，以为他又是找去吃小馆子，因此马上就坐了汽车到曾家去。曾次长捧了几份报纸，早坐在小客厅里，躺在沙发上，带等带看了。曾次长一见他进来，就站起来相迎。笑道：“这几天很快活吧？有什么好玩意？”凤举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要提起，这几天总是找着无谓的麻烦，尤其是前昨两日。”一面说时，一面在曾次长对过的椅子上坐下。曾次长笑道：“我也微有所闻。总理对这件事很不高兴，是吗？”凤举道：“次长怎么知道？”曾次长道：“我就是为了这事，请凤举兄过来商量的哩。因为总理有一封信给我，我不能不请你看看。”说毕，在身上掏出一封信，递给凤举。他一看，就大惊失色。



第五十九回

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
深闺成秋画浪子登程

原来那封信，不是别人写来的，却是金铨写给曾次长的信。信上说：

思恕兄惠鉴：旧岁新年，都有一番热闹，未能免俗，思之可笑。近来作么生？三日未见矣。昨读西文小说，思及一事，觉中国大家庭制度，实足障碍青年向上机会。小儿辈袭祖父之余荫，少年得志，辄少奋斗，纨绔气习，日见其重。若不就此纠正，则彼等与家庭，两无是处。依次实行，自当从凤举作起。请即转告子安总长，将其部中职务免去，使其自辟途径，另觅职业，勿徒为闲员，尸位素餐也。铨此意已决，望勿以朋友私谊，为之维护。是所至盼，即颂新福。

铨顿

凤举看了，半晌作声不得。原来凤举是条约委员会的委员，又是参事上任事，虽非实职，每月倒拿个六七百块钱。而且别的所在，还有兼差。若是照他父亲的话办，并非实职人员，随时可以免去的。一齐免起来，一月到哪里再找这些钱去，岂不是糟了？父亲前天说的话，以为是气头上的话，不料他老人家真干起来。心里只管盘算，却望了曾次长皱了皱眉，又微笑道：“次长回了家父的信吗？”曾次长笑道：“你老先生怎么弄的？惹下大祸了。我正请你来商量呢。”凤举笑道：“若是照这封信去办，我就完了。这一层，无论如何，得请次长帮个忙，目前暂不要对总长说，若是对总长说了，那是不会客气的。”曾次长笑道：“总长也不能违抗总理的手谕，我就能不理睬吗？”凤举道：“不能那样说。这事不通知总长，次长亲自对家父说一说，就说我公事办得很好，何必把我换了？家父当也不至于深究，一定换我。”曾次长道：“若是带累我碰一个钉子呢？”凤举笑道：“不至于，总不至于。”曾次长笑道：“我也不能说就拒绝凤举兄的要求，这也只好说谋事在人罢了。”凤举笑道：“这样说，倒是成事在天了。”曾次长哈哈大笑起来，因道：“我总极力去说，若是不成，我再替你想法子。”凤举道：“既如此，打铁趁热罢。这个时候，家父正在家里，就请次长先去说一说，回头我再到这里来听信。”曾次长道：“何其急也？”凤举道：“次长不知道，我现在弄得是公私交迫，解决一项，就是一项。”曾次长道：“我就去一趟，白天我怕不回来，你晚上等我的信罢。”凤举用手搔着头发道：“我是恨不得马上就安定了。真是不成，我另作打